

龍

游

縣

志

第

十

四

冊

龍游縣志卷三十四

縣人 余紹宋 撰

文徵

文二 明文

陳仲晉哀辭

文徵二

仲晉陳氏諱沿仲晉其字也其先趙州青寧人五世祖忠私益茂行先生四世祖安贈資德大夫在金皆不仕入國朝至忠定公天祐文忠公天祥兄弟而仕乃顯忠定仲晉曾大父也大父雙芍陂屯田萬戶父思讓晦德不耀而從父思謙今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自屯田官於衢因留居焉汝仲晉今家衢之龍游仲晉少英俊讀書善記誦年十九用例入國子學爲弟子員既滿年積分入優等當釋褐授官會丞相廣平王開監修國史府仲晉見推擇爲掾史及王罷相選掾史宣政院亡何宰相聞其才擢中書省掾史著令凡以布衣爲一品府掾者悉歷九十月得七品官或轉而掾中

齊出身即得官六品於是仲晉歷月已過及八十不幸遽得疾死其死以至正十年某月日得年三十有七先是仲晉在宣政從帝師至五台山風土不宜因感羸疾明年入京師恩駕上京往來勞勩感疾益深既還京師疾少間宰臣趨起治事而仲晉所掌有重獄獄成抱具獄裏堂上自朝及夕力不能堪歸就廣舍疾增劇遂以不起仲晉操廉介家素貧又久病既死遺無留資中書掾故事給錢爲贖同舍生又相與合錢始克買棺以歛而返柩南方嗚呼是可哀也已始予識仲晉錢唐一見如平生歎厥後同客京師情好尤篤每相見輒竟日談論傾盡底衷誼若骨肉然仲晉爲人側僣不立崖岸其與人交皆然非於予獨然也今年春余將南還往別仲晉惟其形神消耗已甚爲之怵然心因憂其必死南還未幾則聞仲晉果死矣夫以仲晉之才之美使有所就以行其志固亦何媿而夭折使之止於若此嗚呼是誠可哀也已仲晉無丈夫子有弟深仲深亦與予善因爲哀辭以寄余哀以慰仲晉且遺仲深云

詞曰

噫嗟仲晉歸來兮嚮之上水清土且溫子家三世居此兮有屋并有墳有親在堂望  
子顯榮兮及其身子今已矣孰繼爾後奉二親人孰不有死兮哀子之死良可歎爾  
居甚良兮九軌之塗摧爾轅爾壁有藉兮芻糞既備乃棄捐方壆而享遽闕以折兮  
彼天胡不仁匪天不仁兮窮達壽夭繫乎命宰臣卹爾友朋念爾贈金孔多兮返子  
之柩嚮之濱子宜有知兮順爾之命心無冤噫嗟仲晉歸來兮爾家有屋有墳安爾  
神

右文采自王忠文公集禕字子充義烏人明初官翰林待制同知制誥使雲  
南死節得諡案陳潛事兩舊志未載觀文中云子家三世居此兮有屋有墳  
是其與吾縣之緣亦正不淺茲故補其事入鞅聞并錄此篇以徵之

象新書序

王禕

象司天之書也鄱陽趙緣督先生所纂先生名友欽字子恭其先於宋有屬籍其  
學長於律法算數而天官星家之術尤精讀其書可見也其書有推步立成等篇皆

載占驗之例而革象者則天地日月五星四時之故歷象之制俱在焉然其爲言涉於蕪冗鄙陋反若昧其旨意之所在予因爲之纂次刪其支離證其僞舛釐其次第挈其要領於是辭益簡而旨加明矣夫司天之學儒者之所宜務而世顧恒置之弗講何哉有志於斯者即是書求之精微之奧從可得而知也

右文采自雞山范氏譜案金華叢書本王忠文公集未載諱嘗修改是書見四庫全書提要此其序也

革象新書序

宋 濂

革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鈴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脩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卽之相與談立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

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註周易數言時人無有知者惟傅文懿公立極獨畏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即棄去乘青驥從以小蒼頭往來徧娶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發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倦遊而休泊然坐亡遂葬於簡之龍游雞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遊得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懼其滅無傳遂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濬爲之叙濬聞天官之說歷代戶步必徵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寢精至元爲尤密邱和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步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畢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度午元曆可謂無遺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大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宮陳鼎臣邱元麟等僉參歷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卽所定授時曆歷經歷議二書猶存

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筭錄

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天宋學士集書有祭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

觀天之者所皆書往往與諸公牂合而無異宋學士集者雖絕倫之議有以致之

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宋學士集皆相行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余聞西域遠在萬

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爲三

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國合者

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闔顧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獨

占天之事爲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燹所著兵家書暨神他方技之言亦不存

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歷經並行無疑謹故特序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

先生之學通乎天人無幾相與證其得焉

右文獻志所載今以彭刻宋學士集校正之學士此序當序緣督原書非

序王禕改定本也濂浦江人正統中追諡文獻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題安宋  
學士集

宋 濂

衢之龍游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寶蓋川媚山明林樾鬱蒼儼與靈區奧壤相峙然僻在下邑無有啓其闕者初廬江有沙門良亮乃東州永公之弟子也沙門年既壯出遊叢林歷扣諸師久未有證入聞千巖師長說法藝之義烏伏龍山亟往見之禪師普應國師本公之嫡子門庭浩蕩俊衲雲擁見沙門爲人誠恪可與進修加警策之已兩命司藏鑰使日闕經律論諸文久之陞第一禪師問謂沙門曰如如真性迺出根塵祥光發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場子盍縛茅於重山蜜林而究問之乎沙門躍然以喜即日下山選地以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俯仰四顧有以愜其志遂駐錫焉遐邇嚮慕奔走恐後富者捐資貧者效力伐石於岩掄材於林梓人運斤斲師獻巧不戒而集猶務其私僅二三年功即就緒法堂三楹間成未幾釋伽殿又成其楹間如法堂之數中設三世如來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黃金塗之兼之床座彩旛及供具清靜肅嚴觀者起敬庫院僧室在東



西又如佛殿之數兩廡則溢其伍別敞門樓以爲出入之地經衛曲折而蓮池品列於前四圍有水環之蓋一倣伽藍之制沙門因出實際遂以名其禪居云惟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人徒見中國九州能嚴奉之殊不知西南諸國如何羅單于陀利之屬以道里計近或數千遠且二三萬餘而尊崇爲尤至國君相祝常以世尊如來稱之則其他概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論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國歷十萬里至五印度從五印度以西又越大海二重始抵西入之境道塗比前奚翅數倍其所歷城郭人民繁衍富麗又百倍於中國其地惟知有佛教而已餘皆無有也至於巷談里語一舉佛言以爲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衆共棄之以此而觀若東若北莫不皆然是故鄭漁仲有云佛之書徧布天下而儒家之言不越於跋提河蓋有以也然乃史傳所載及東伐西使親擊者之所言咸屬南閩浮提南閩浮提則妙高山四隅之一爾經有百億日月百億妙高山皆漸伽教則又非管窺蠡測之所致知也或者則曰佛書多取譬之言果可盡徵乎曰吾儒亦有之也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而

一九州則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則有大瀛海環其外乃天地際焉禹之所序中國九州其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豈獨佛書言之哉余嘗惡夫淺見狹聞之士不足以語大方類夫營寧生人身中游泳腸胃自謂江河之廣周流府藏自詫萬里之遠不知身外之境初無涯涘也所以輕於論議迂固僻陋聞者爲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沙門語記余故特一言之使入此禪居者讀吾之文又有以知大覺世尊其道所被其廣無與比倫則嚴奉之心愈堅嚴奉之心愈堅則將世世嗣而尊之俾不墜壞庶有以副沙門之所願欲若但紀其興起歲月稍涉文學者人人能爲之又奚假於余哉沙門號西山精進入道至老猶不懈云

右文錄自宋學士集案兩舊志僅錄其前段至遂以名其禪居云止改其題爲實際院記畧始以後段推崇佛教恐人斥爲異端故不敢錄耳實迂見也

原碑已佚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宋 濂

我釋家文佛慈闔有情設宏闡勝大之教真應弘願固不濡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皆沐浴至化出離苦輪得清淨行列禦定書所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者信不誣矣是故塔廟之所在金碧焜煌照耀無際雖其淪壞有時或圯乎數曾未幾何又皆興復如初觀乎此者可見大法之流行與天地相爲無窮者矣衢之龍游縣東四十五里有證果道場實始於唐貞觀初縣人士虞道延捐宅宇爲之悉入腴田其中已而祝髮受具戒爲開山第一祖且以的傳自號修習禪觀誓不忘於正宗一時龍象聞風彙集稱爲虞延法師云唐季之亂變爲瓦礫之區在宋之初休堂慧公嘗重興之至宋季又廢無住行公入主法席又從而興之逮元季又廢今住持靜山仁公與其同袍本全周公謀曰茲寺自法師創建以來甲乙相傳克底於今日不翅七百餘年之久一旦使其堙墜吾儕之恥也盍相與起其廢乎周公曰然諾之各捐私橐之積以爲衆倡乃持歷走民間民有力者嘉二公之惇懇各施其所有遂命斷木陶土之士相與從事至正癸卯二月某甲子

新造釋迦寶殿殿凡三間演法之堂其數觀殿而疏其三日解脫門則數與堂同兩序觀門而疏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戎復搏土壞佛菩薩諸像鍍黃金爲紙而飾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經之室一區而懸鐘之樓亦煥然一新至於樓僧之房凡七各設厝構邃堂靡不具足其制度不異巨刹崇廣嚴麗觀昔有加彫翬趾題上凌霄漢形扉曲砌下映林谷梵唄互聞鐘魚相答往來觀者咸謂象教衰落之時能化灌莽之墟而爲無上寶坊非賢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躊躇歎咏而去仁公亦自以締構艱勩欲俾後人聞知相與保持於悠久忘其春秋之高奔走青蘿山中徵文以記之余按佛說尊那經云無盡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種而建立精舍實居第二又按福田經云廣師有七德梵天福而興立佛國僧房堂閣實居第一嗚呼佛言如是世之人往往斥經營塔廟爲有漏因果恒棄之而不務亦何可哉二公倦倦焉以紹述法師爲已任斯可謂允合契經之旨者矣雖然樓閣之在世間有成有壞一刹那頃萬變不齊有若吾心所具寶華樓閣先天地而不知所始後天地而不知

所終劫火所不能焚吐嵐風所不能破真如無礙湛寂常存學佛者又當於此而求之庶幾精粗不遺理事雙盡者已斯言也非予之私言也蓋嘗聞諸師云

右文采自宋學士集案萬歷壬子志僅摘一數語康熙志又增摘數語割裂  
李乙已不成文猶題爲宋濂作甚矣其誣也原碑已佚

重建縣治記

徐復初

邑當孔道舟車所至商貨所通紛總填溢元末致於兵延歷數載而扼於事力前政太暇及也歲癸酉二月知縣翟公瑛來視篆首均賦役去詭弊一日喟然曰百里侯牧而以民居爲聽政之所得無歎於心乎遂與二政錢公彬幕長朱景榮議會邑之長年喻以意皆樂然來工於是命叟呂自明徐文煥相是役仲秋鳩工由是煥奮爲新斲石用堅陶甃奮鍾備役具舉爲縣亢爽翼以吏廡肅儀有門思政有堂幕廳庖漏皆有攸處塗裝黝華儉中度不彌月而訖工菊月告吉公乃升堂布德昭示政令飭羣吏以守身之道豈不亦卓識也哉公政以廉稱居官訓民務先原本公歷陽

人氏仲華其字也

右文錄自兩舊志復初見職官表原碑已佚

何思民重建東嶽廟碑銘

鄭秉文

浮屠氏以清淨爲教古之習其法聽其言者聳於大於梁齊之間自是以來駸駸日甚蓋其法自有不可畏者龍邱縣東二里有東華禪院山形蜿蜒聳特仰企莫知其巔廣袤數百弓嶽廟背其陰恍不與世接信清淨無爲之所也建寺奉佛自唐赤烏始泊元末被兵格其地而墟焉人莫經理鄉善士何思民因其翁墳墓所在展拜之餘式瞻祇林惻然動念遂於洪武十九年春正月鳩工庀材獨力建創內而正殿法堂外而兩廊山門井甃次第完整比舊加莊像塑金碧煥乎一新院僧請余文以記之以佛清淨爲教也因其心而導之耳思民氏豈爲福田利益哉量其力所得爲而不待人而爲者仁也睹其親之墓而慨然興起廢之念者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由孝思而推及浮屠思民可謂能錫類者矣爰爲序而銘之曰巍巍古剎創

自吳越遺逢孔艱兵兇降割祗園坵墟榛莽晦塞誰其興之曰何氏力差吉庀材捐金勿惜以棟宇煥以金碧人亦有言孝思維則不遠伊邇先登在即茲廟不朽永鑄諸石洪武二十三年五月

右文采自橋東何氏譜秉文見官續略碑已佚文云建寺奉佛自唐赤烏始唐宇當爲吳宇之訛

許御史堪序

楊士奇

御史係朝廷耳目之寄紀綱之任然必學足以明道行足以表物智足以識微好惡合乎是非之公而後見諸其言措諸其政靡適而不當我國慎重茲選非儒術發身者不與有能振舉其職往往超遷而顯用之所以寵賢能而伸表勵也三衛許堪文可起太學生爲河南道監察御史能正身持風裁溫然慈厚無一毫傷物之心而所施恒惡惡嚴而善善厚蓋自都御史以下及其同列皆賢之宋趙清獻公并爲御史嘗言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有誣誤當保持愛惜以全其

德君子以爲得體文可公郡人也其有得於昔賢之遺風者與今滿三考且書最而去將不超遷而顯用乎吾聞清獻之在言路侃侃持正論佑正人其爲牧守也修清淨之化惇孝弟之本而切切養民以爲要務皆得其職之大體也事君治民而必究其大體者君子之務也文可勉哉其同列相率求余文以贈其行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始終舉其鄉先賢之事焉

右文錄自康熙志足證兩舊志人物傳之訛說詳叙例士奇泰和人原名寓以字行仕至少師卒諡文貞

書故宋集英殿修撰呂好問致仕教後

陳敬宗

考之宋史好問在靖康中官至資政殿學士封東萊郡侯而卒而此教乃開慶間所給者相去百有三十年而官止於集英殿修撰則其非好問可知矣然觀勅詞典雅深致褒崇要亦當時文學老成之士爲衆人所推服者以丁大全之奸回朱熹之狂悖猶且連書教後罔敢異議則好問之賢又可知矣是勅傳至於今又二百餘



年其裔孫紹珍藏之而不失且裝潢成軸間以持請余題余聞昔魏琴爲徵

原作魏琴因家

改之裔孫唐文宗以舊書勅存否爲問琴曰比多失墜惟存簪笏夫以暮之賢而於

先世書詔且有失墜而紹乃能寶愛慎藏以光世德於無窮可嘉也已紹清慎雅飭

不忝名族之後今從事於秋官有年矣使能持身守正益謹弗懈懋事功其進用而

顯庸之蓋亦未可量也余既歆前哲之遺烈而又嘉紹之能不墜其先緒也遂書此

於卷末而歸之

右文系自錢橋呂氏譜原有跋八首一爲姚恕二爲時中三爲曾榮四爲張

宗璉五爲方正六爲杜恒七爲陳敬宗八爲金實皆其裔呂紹所求得者今

錄此篇以觀梗概敬宗字光世慈谿人仕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卒諡文定有

澹然集紹字文紳清浪衛經歷兩舊志均未載今已據補選舉附表又方正

跋中有云及來仕金華有從事浙藩者曰紹字文紳頗聰敏秀拔出於人表

合觀此篇則紹之人品可以概見惜其生平事實不詳也